



英韻苑

麻特題

孔令培 著

Mr. Kong's essays and reviews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英 擷 苑 艺

孔令培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苑撷英/孔令培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7-5650-2067-4

I. ①艺… II. ①孔…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8052 号

艺苑撷英

孔令培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 11.75
字数 186 千字
印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2067-4

定价:3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时白林

一年多前，孔令培寄来一本他的《艺苑撷英》（以下简称“孔文”）的打印文稿，希望我阅读后能写篇序。我颇觉为难，因为我虽曾为友人的编著写过序、跋之类的短文，但那都是音乐方面的，而“孔文”则是一本综合性的论著，涉及文学艺术的方方面面。

我与孔令培同志相识、相知，从“小孔”到“老孔”也已三十多年了，对他的印象，他是一位很勤奋、好学，在音乐创作方面富于才华的人。因为我曾学习、记录过皖南花鼓戏音乐，后来看过几台让我感到甚为喜爱并惊讶的皖南花鼓戏，诸如《姐妹皇后》《湘妃扇》《柯老二入党》《羯鼓惊天》等，都是由令培作曲的。尤其是《羯鼓惊天》的音乐，作者既继承了花鼓戏音乐的优良传统，又大胆谨慎地让一些新的音调与传统音调有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作了一些能准确表达人物、时代、民族与环境的新的花鼓戏音乐。作为一位戏曲音乐家，如果对民族音乐的传统戏曲声腔和新音乐知识（包括作曲技法、音乐理论）以及创作的时代理念等缺乏较深厚的基础，是很难达到这一水平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孔令培为我省音乐和戏剧界所熟悉，退休后仍被推选为安徽省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但“孔文”中的几篇有关音乐的



文章，很少谈花鼓戏的音乐，而是从欧洲古典乐派的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舒曼等一直到我国当代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的“新潮派”作曲家如谭盾、陈其刚、郭文景等人的作品，都有所论及和评鹭。这说明孔令培的艺术视野非常开阔。

读完《艺苑撷英》，我深感令培知识面的深广、思维的敏捷、敢讲真话的可爱。他的文章涉猎广泛（其评论涉及音乐、美术、戏剧、小说、诗歌等），旁征博引，古今纵横，洋洋洒洒。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俯察，也有丝丝入扣的心灵探微；既有深情婉曲的嘉许礼赞，也有入木三分的揭露嘲讽。其文笔犀利，掷地有声，阅后无不浮想翩翩、感慨系之矣！

（时白林系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原会长，安徽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级作曲）



目 录

序	(001)
苏州和绍兴的文化记忆	(001)
从莫言说到《一九四二》	(005)
音乐纵横谈	(007)
音乐中的诗情画意	(032)
时白林：黄梅戏音乐的杰出开拓者	(034)
匝地有声 绕梁三日	(037)
沽名、钓名与盗名	(039)
失控、失衡与失范	(041)
梦回长安	(043)
巴厘岛归来	(046)
古老而动听的歌谣	
——丽江行	(048)
天地之大美	
——桂林与张家界的山水印象	(051)
历史的定格与重生	
——秦淮河断想	(054)
望拜坛怀想	(057)
齐云山思念	(059)
苦难铸就成功	
——著名画家邝自翔素描	(061)



艺术长河中的弄潮儿

——王春生印象 (064)

宣城有个乔致庸

——记住艺琴行总经理刘春土 (067)

在可可音乐会所听唱歌 (069)

天道酬勤 花果满枝

——《周道新原创音乐作品汇编》序 (071)

大巧若拙 辞约旨丰

——读胡进的散文集《有家如巢》 (073)

至真、至纯、至美

——读周晓梅的散文集《唯美女人》 (076)

方勇散文的艺术印象 (079)

广博与智性

——江艳散文《一杯之重》读后 (081)

构筑精神高地的宣城文学

——读书札记 (083)

戏曲音乐的审美要素 (086)

浅谈民族音乐的继承与创新 (089)

戏曲演员应具备的修养 (092)

书画——中国艺术的双子星座 (096)

舞蹈艺术的审美特性 (100)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 (103)

关于音乐欣赏的美学认识 (106)

风云激荡三十年

——重读张亚的《柯老二入党》 (111)

人性的呼唤与抗争

——小说《暮歌》读后 (115)

告别宣州之声

——写在宣城市首届艺术节开幕前 (118)



重访成都	(120)
生命与死亡的对接	
——评心亦的散文诗	(122)
草根社会的深情一瞥	
——评方文竹的长篇小说《天边月》	(125)
时代和生活的绚烂画卷	
——论张亚的戏剧创作	(129)
巴山出鬼才，宛水有怪杰	
——从黄廷洪的《生命如歌》说开去	(141)
一个时代的侧影	
——评胡进的中篇小说集《我从山中来》	(146)
透着生命力度的心灵吟唱	
——方勇散文集《南方的雨北方的雪》序	(149)
月亮为什么这样红	
——评黄廷洪的小说集《红月亮》	(151)
满腹诗书气自华	
——徐德明诗集《白水闲草》评鉴	(154)
皖南山水中的历史魂魄	
——初读《文房四宝风云录》	(157)
满台生辉 风采依旧	
——大型皖南花鼓戏《天下第一墨》观后	(162)
天地入胸臆 吁嗟生风雷	
——谈李白写于宣城的诗	(165)
浩歌长啸悲亦壮	
——苏轼的厄运与人格光辉	(172)
后 记	(177)



苏州和绍兴的文化记忆

透过岁月的帘幕，穿越历史的烟云，我们会发现，苏州和绍兴这两座历经千年风霜的文化名城，它们之间有着太多的恩怨情仇，又有着太多的精神联系。苍茫云水间所飘荡的是沉郁曼丽的历史诗情；湖光山色中所显现的是傍河而筑的江南小镇。人文的嬗递、历史的更迭、独具魅力的风土人情和自然环境，以及发生在这两座城市中的那些或荡气回肠或情致深婉的传奇故事，使得苏州和绍兴宛若苏、浙大地上两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我对绍兴是十分向往的，不仅因为那里有很多名垂史册的文化巨人、艺术大家，如东晋的王羲之、南宋的陆游、明代的徐渭，直至现代的蔡元培、鲁迅等（当然，唐代的贺知章也能算一个，他因举荐李白和吟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和“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那样的名句而饮誉后世。此外，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虽然史称是余姚人，但他生活在绍兴的时间并不短，目前绍兴城内还有他的故居），还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三个惊世骇俗的女人。她们让我心旌摇荡、缅怀景仰，她们让我潸然落泪、思潮难抑。这三个女人就是西施、秋瑾和唐婉。

西施出身贫贱、低微，只是一个浣纱女。由于貌美，她被越王勾践利用，在打败吴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人计”。按说越国的最高统治者应该“重赏”这位丰姿绰约又智珠在握的大美人，但是历史的真实则是，当勾践的大军一举攻破由伍子胥建造的阖闾城时，西施竟被家乡来的官员下令处死——沉江！一个具有花容月貌的绝代佳人，以她的卓绝才智和自我牺牲精神，为国家建立了重大功勋后，竟是这样兰摧玉折了！不仅如此，勾践在若干年后，也把越国满腹经



纶的谋臣良相文种逼死，而文种正是这一“美人计”的策划者。历史的嘲讽是，后世的人们只记得勾践的“卧薪尝胆”，而不太理会他的暴戾凶残、忘恩负义。西施以美色做掩护，实际上扮演了“内奸”的角色，但苏州人对她则宽大为怀。对此，著名学者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中写道：“苏州人心肠软，他们不计较这位姑娘给自己带来过多大的灾害，真真假假地留着她的大量遗迹来纪念。”他又说，苏州人甚至还不甘心于西施姑娘让人利用后又被沉江而死的悲剧，作杂剧《浣纱记》，让西施完成任务后与原先的情人范蠡泛舟太湖而隐遁。

秋瑾的出现，是中国近代史的骄傲，也是绍兴人的骄傲，尽管她的出生地是在福建。秋瑾曾在一首词中这样写道：“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这真是她的命运、性格及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秋瑾是巾帼中绝无仅见的奇女子。她才气、胆识过人，集侠骨柔肠于一身。她的婆家和娘家虽然很富有，但她的婚姻是令人扼腕的。谭嗣同石破天惊的举动曾深刻地影响着她，缘于此，她慷慨赴死的情形和谭嗣同如出一辙：清兵到来之前完全有机会逃离，但她放弃了！“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一种真正的士子精神。当他们一个用“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个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句向世人诀别时，试问，生命以这样的方式终结，难道不就意味着这是另一种辉煌生命的勃发与雄起么？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还有什么比这陨落的生命和凋谢的灵魂更绚丽，更不朽？！谭嗣同倒在血泊中的年龄仅33岁，而秋瑾则是31岁。他们的人生经历及其伟大的献身精神，何其相似乃尔！活在当下的“士子”们，在关键的时刻，我们能像他们那样，风骨峭峻，蹈节死义，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信仰么？

比起西施和秋瑾，唐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然要小得多。但是她和陆游之间的那段鸾漂凤泊、撕心裂肺的爱情悲剧，以及他们相互表达心曲的《钗头凤》（“红酥手”和“世情薄”），给后世带来多么大的心灵震撼和感动。这是一出现实版的《孔雀东南飞》。唐婉虽未逃脱“红颜薄命”的纠缠，在无限的凄婉哀怨中郁郁而终，但她却永远生活在陆游的心上和思念中，这就够了！（陆游在七十五岁旧地重游时还伤心地写道：“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而且，她用血泪和极具才情的深婉笔触所写下的那首“世情薄”，必将和陆游写的



那首“红酥手”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苏州是伟大的。苏州的伟大及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在于园林。有人感叹：就像希腊神殿一样，它是中国“最后的园林”。是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否则苏州就不会有九座园林被列入联合国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很多年前，当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他也许不会想到，在中国，在苏州，竟有这样一个美轮美奂、止于至善的栖居地。当然，苏州园林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为人提供居住的实用价值上，更重要的是它还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为人构筑了一道通向自然的精神屏障。中国文化，历来崇尚自然。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庄子主张“返归自然”，而孔子则看重人与自然的沟通，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即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苏州园林中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茂林修竹，琪花瑶草，假山奇石等，无不体现和渗透着儒家所倡导的这种人和自然相融的哲学精神。人在这里可以和自然亲近，可以在自然的陶冶中释怀于往事，还可以思接千载、神游八极，一句话，人类的精神破损和心灵创伤，可以在这里得到修复和抚慰。

在苏州的人文景观中，和文化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寒山寺了。古寺或宝刹大多是和名山胜水联系在一起的，但寒山寺不是这样。它既没有建在高山之上，规模也不大，而且大门朝西是违反规制的（庙门应朝南开）。但这座庙宇却因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而久负盛名。

《枫桥夜泊》为七言绝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但每一句都是一幅情感深沉、意境悠远、动人心魄的艺术画图。诗人通过秋霜迷蒙、残月衔天、枫叶婆娑、渔火点点、孤舟泊岸、钟声悠扬的具象描绘，使人在一种莫名的思绪和感念中，体验到时空的永恒和寂寥，引发出有关人生和历史的深沉慨叹和无边遐想。

《枫桥夜泊》堪称千古绝唱，随着这首诗的广泛流传，寒山寺也名播海内外。世事也真有机缘。这首诗是张继进京赶考落第后，心情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乘船途经苏州枫桥触景生情写下的。试想一下，如果张继考中了呢？要是真的“金榜题名”了，我想，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副模样了：一介书生张继至多当个好官，他很难有机会写出像《枫桥夜泊》这样不朽的伟大作品而名垂史册；缺乏艺术描绘的寒山寺也会因文化含量的减弱而



大失光彩。

苏州和绍兴均为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厚重的历史、诗性的文化、迤逦的风光、丰饶的物产、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前哨阵地，使得两座城市成为我国江南土地上最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以及内涵最为丰盈的精神家园之一。



从莫言说到《一九四二》

据报载：上海书城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之前，他的书无人问津，有一个月仅卖了一本。而此后竟一夜售空，并且求书者络绎不绝。还有一则报道说：一个“80后”跑红的女作家张悦然（当然她也是很优秀的），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被学生和记者围得水泄不通，而坐在旁边的莫言则无人理睬，因为当时他还不是“诺奖”的得主。反差之大，令人咋舌。当代人，为什么如此“趋炎附势”、追风赶浪？难道莫言真的是靠“诺奖”才“一飞冲天”的么？难道是因为“诺奖”，莫言的作品才价值连城的么？实际上在此之前，莫言就创作了大量作品，计有10部长篇小说、19部中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和若干剧本，并获得多项国内外文学大奖，其中包括十分难得的福冈亚洲文化奖（在中国只有巴金获得过）和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对莫言来说，获得“诺奖”只不过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而已。尽管在此以前，沈从文、老舍与此奖擦肩而过（主要原因是当瑞典人看上他们的时候，两位文学大师在那个特殊年代，一个郁郁而终，一个竟沉湖自戕！而根据规则，“诺奖”是不评给谢世的人的），但对中国来说，这个奖毕竟是我们多年企盼的。所以目前席卷中国文坛和出版界、读书界乃至舆论界的“莫言热”，有相当一部分是冲着“诺奖”的光环和桂冠而去的，而对“真实”的莫言及其价值之所在，也许缺乏真正的了解。其中也不排除某些人借此机会，附骥攀鸿。只要注意阅读就会发现，在宣城就有连文章都写不通甚至连基本词义都没搞清的人也大谈莫言。

莫言获奖前后所经历的“冰火两重天”，使我想到了电影《一九四二》放映后的遭遇和同为电影的《泰囧》出乎想象的票房飙升。



在我看来，由著名导演冯小刚呕心沥血、谋划多年拍摄的《一九四二》，是一部以巨大的艺术勇气和责任担当，洞穿历史和人性、鞭笞灵魂和良知的史诗般的巨片。作品用惨不忍睹的真实画面，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镜头，大开大阖地再现了大干旱、日本侵华战争和说不清的人祸给中原人民带来的无边苦难。对于这样一部揭示历史真相、表现民族灾难的极具精神高度和艺术穿透力的影片，却在市场竞争和票房号召力上败下阵来。这究竟是谁的悲哀？而同为一个档期的《泰囧》却“凯歌高奏”，票房达13亿之多。连在《泰囧》中，集编、导、演、监制于一身的徐峥也大呼“这不正常”。是的，确实不正常。不正常主要表现在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和艺术趣味上。《泰囧》充其量不过是二三流影片。某些地方似有“低俗”之嫌。如影片的最后，为了“满足”王宝的愿望，同时也是为了搞笑，发挥明星效应，竟让仙女般的范冰冰上场了。依我看，那不过是在满足王宝朝思暮想的“意淫”罢了。人们独独青睐此种影片（我无意贬损《泰囧》，该片也有不少成功之处），而对《一九四二》不屑一顾，正反映了一种文化和审美上的“弱智”与“贫血”。

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文脉》一书中说到一件事：一向以“哲学思维”标榜和自炫的德国人曾骄傲地说：“全世界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然而，“当他们读到老子就不说这种话了。据统计，现在几乎每个德国家庭都有一本老子的书，其普及程度远远超过老子的家乡中国。”

中国虽然是一个文化大国，但因袭的包袱也较多，其中突出的便是文化的封闭和缺失。从莫言获得“诺奖”的热闹，到电影《一九四二》的冷遇，我们是否能看出一点端倪？



音乐纵横谈

一、引言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在地老天荒的岁月更迭中，她总是和人类亲密无间，特别是和人类的社会生活不离不弃。当人们在莽莽林海中伐木，在崎岖曲折的逆水中行舟，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放牧，在连绵不断的田畴中劳作，我们总能听到铿锵有力的号子、悠扬动人的山歌、抒情优美的小调（当然伴随现代化的前进步伐，那些始于史前和农耕社会的音乐文化，恰如历史的苍烟落照，会逐渐成为一种美丽的记忆）。当丰收、喜庆、节日来临时，音乐的表达，总是那么热烈、欢快、红火。当不幸、灾难接踵而至时，音乐又化为血泪盈襟、涕泗滂沱的人生歌哭。一旦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遭到外寇入侵时，音乐又腾地一声发出“怒吼吧，黄河！”成为轰天巨响的时代号角和进军战鼓。音乐可以表现山河襟带的高耸伟岸，音乐可以表现烟波浩渺的水天一色。音乐可以使人感受惠风和畅中的鸟语花香，音乐可以使人领略流光溢彩的民族风情。音乐可以表现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音乐可以抒发一对恋人的缠绵爱情。可以说，音乐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几乎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少不了音乐的参与。但是人类对音乐的认识和感知，却囿于诸多因素而不能完全了然于胸。其中，特别是对音乐的深层表达及其精神内涵，往往缺乏文化、历史乃至哲学层面上的解读和感悟。以表情为其主要特征的音乐艺术，是最接近人的心灵的。让我们寻找一个便捷的途径，通过雅俗结合的方式，考察与回顾在引商刻羽、流丹滴翠、山长水阔、浩瀚无垠的音乐长河中，音乐艺术是如何表现又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及其精神生活的。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大概



包括：音乐与哲学，音乐与宗教，音乐与爱情，音乐与人生，音乐与战争，音乐与苦难，音乐与历史，音乐与传说，音乐与民俗，音乐与幻想、音乐与戏剧、音乐与诗歌、音乐与绘画等等。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丰富、浩博、美轮美奂、神摇意夺的艺术世界。在这样一个美不胜收的“山阴道上”信马由缰、极目远眺，或许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吧。

二、音乐与哲学

有人说过：“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哲学。”而哲学无非是一种精神的超越，一种形而上的寄托与追寻，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大彻大悟，一种对生命的独特体验，一种建立于理性之上的深层解读、思考与把握。或者还是一种心灵的遨游、想象与激情的放飞。理论上的哲学定义应该是：在形而下的基础上通过抽象的方式，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创造的第一门学问，也是一门可以笼天裹地的大学问，滥觞于欧洲的古希腊。当然，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中，也产生了朴素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反映在孔子、老庄的论述中。

哲学在黑格尔看来，它是“庙里的神”。缺乏神的庙堂是不可思议的。哲学是引导人类前进的精神火光，宛若庙堂里至高无上的神的灵光。马克思也认为，人类的思想精髓或精神瑰宝，往往集中在哲学里。

在哲学和艺术的关系中，也许没有任何一种门类像音乐那样和哲学关系紧密，须臾不可离之。这是因为：

其一，音乐与哲学都离不开抽象，所不同的是，“哲学是认识的抽象，音乐是感受的抽象；哲学是人类智慧的抽象，音乐是人类心灵的抽象”。前者用逻辑、哲思，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后者用感悟、冥想，影响世界，打动世界。在表达对人类的深情挚爱和终极关怀上，它们是殊途同归、目标一致的。

其二，音乐构成的诸要素中，有着太多的辩证因素。如旋律的高低、节奏的快慢、时值的长短、音量的大小、和声的浓淡、织体的疏密和律动的强弱等，无不包含在哲学的范畴中。至于音乐的整体写作，就更需要作曲家的哲学思维了。如布局上的起、承、转、合，情绪上的抑、扬、顿、挫，段落之间的呼应对比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两千多年前就



发现：“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左传》中提出：“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这和西方的哲学理念不谋而合。

其三，音乐作品本身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哲学精神。音乐是诉诸心灵和情感的艺术，它似乎更需要从美学的层面去聆听它、把握它。音乐的抽象性、流动性、自由性，使音乐的表达和展现充满了不确定性。音乐欣赏的最高境界，就是要通过听觉、直觉、体验和想象去理解、感悟那荡漾在音乐或深藏在音乐之中的那种哲理与诗情。这种哲理与诗情，或表现为一种人生的思考和探寻；或表现为一种灵魂的鞭笞和拷问；或表现为一种长啸天地宇宙间的生命呐喊和呼唤；或表现为对岁月和爱情的缅怀与嗟叹；或表现为一种对光明自由的追求与渴望；或表现为一种对祖国、故乡、人民的由衷赞美和歌颂。正因为如此，以“钟摆理论”而著称于世并对音乐有着深刻研究的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才说：较之其他艺术，“音乐同时具备超时间和超空间的本质，因而更具有价值”。他又说“音乐就是以万物为主题的旋律”。而贝多芬则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由此可见，音乐与哲学的联系，是与生俱来、唇齿相依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四人帮”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溃灭，中国浩瀚的艺术星空，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新潮音乐”。以谭盾、陈其钢、郭文景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作曲家，推出了一批旨在拓宽音乐思维、超越“只盯住一个五声化手法，只在现成民歌旋律中讨生活”的旧格局的音乐作品。如谭盾的《风、雅、颂》和《天、地、人》，陈其钢的《五行》，郭文景的《禅院》和《古瓷》，以及叶小钢的《三迭》和《和》等。“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作品，尽管引起极大的争议，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则要肯定，就是这些所谓新潮派的作品都尝试着用新的手法、材料（主要是音色、音响）及意境，表现和展示中国式的、东方式的文化意蕴和哲学精神。而这正是中国音乐文化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孔子提出的“天地之和”“天人合一”和老子所倡导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哲学精神，以及系统反映在《乐记》中的儒家艺术理论和此后的阮籍、嵇康等人关于音乐的美学主张，集中彰显了中国古人卓尔不群的睿智和哲思，它不仅是